

禮拜六

第一百
四十七



1921

THE SATURDAY. No. 147.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66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
人
物

吸
大
前
門
牌
香
烟

落
落
大
方



駐
華
英
美
烟
公
司
有
限
公
司
總
理

百代公司

梅蘭芳 天女散花

(頭段)

悟妙道好一似春夢乍醒猛然醒又入夢長夜冥冥

(二二段)

未修真便言悟終成夢境到無夢與無醒方見性靈



總發行所上海四川路仁記路九十九號

唱片目錄與
機器價目另
印有樣本函
索即寄

三星牌 雪花霜 雪花精 香雪

係用最新科學方法製成 不特滋

養肌膚 兼治皮膚粗糙 枯燥暗晦

粉刺諸患 冬令用之尤為合宜

中國化學工業社啓

總公司上海河南路

第二發行所上海廣東路

漢口分社花布街

北京分社廊房頭條

各埠洋廣貨鋪均有批售



依巴德電器行
 電話七百七十七號
 上海馬路三十號



老牌獨明靈物保
 牌一美便式取
 者特梳電牙
 燈原天機梳
 記屬燈機梳

禮拜六第一百四十七期目次

他是誰.....	逸君女士
集西廂記斷句詩二十首.....	于任士
沒有查具的女兒.....	倜然
燈窗瑣記.....	寒廬
悔之晚矣.....	王建業
諧庫.....	野鶴
蔣.....	夏岡生
桃李重滑稽詩話.....	呂伯牧
續報.....	姚廣嬰

拂意種種.....	金君珏
十月一日.....	候樵仲
軒渠錄.....	王伯剛
綠衣人.....	李允臣
常語錄存.....	潘子恂
我與禮拜六.....	孫郎
農家劫.....	袁惠瞻
羲皇上人.....	劉聲舫
上海秘密.....	李允臣

一失足成千古恨

人生歷境危險異常一朝
 失足千古遺恨患花柳病
 者亦如是也欲除恨事急
 須服敵藥房之海波藥因
 其功能清血解毒雖蘊毒
 極深症候極重亦無不可
 全愈也其他如癬疥瘡癩
 癰疽瘰癧婦女因梅毒傳
 染患赤白帶子宮內膜炎
 等均有神效每瓶二元

上海四馬路棋盤

街口五洲大藥

房謹啓

上海四馬路麥家園轉角

太和藥房發行

人中寶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體瘦面黃血虛氣衰腸胃不和
 精神昏迷手足無力五癆七傷
 等症勿論病先病後均極神效

保肺漿

大瓶一元七角半
 小瓶一元

肺受外邪即成咳嗽此藥性甚
 和潤功能保養肺部療咳化痰

無論男女各種肺症均可服之

愛國愛吸請人國愛煙



空包一個 換煙一支



空包十個 換煙一包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本園監製各種良藥農商部嘉獎一等章

上海廣東東種德園精製著名藥品

婦科 聖藥 烏雞白鳳丸

謹告家有母女妻妾姊妹者當要預防種種耗病
老母幼女恐其身體虛弱妻妾恐其久不養育姊
妹恐其月經乍來乍歇百病叢生以致白帶小產
腹痛腰酸頭暈眼花久不受孕此種耗病凡男子
亦宜注意婦女往往有病秘而不宣以致貽害終
身宜速服此丸可免種種耗病之發生此丸不論
老少婦女胎前產後均皆可服大有裨益也此丸
本園特製五彩花鐵盒以杜假冒 諸君惠顧請
認明仿單盒面均有農商部給獎一等獎章庶不
致誤

價目 每丸洋一元 五角 二角半 一角
小丸每兩二角半 加料每兩五角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

廣東種德園老藥局謹啓

紅樓夢廣義

紅樓夢一書讀者之多幾於家弦戶
誦其魔力之大亦可謂至矣然雖膾
炙人口終多皮相之讀法欲求一能
發明書中精義奧旨使人一讀而即
能窺見紅樓夢之微妙之書實鮮是
編為青山仙儂所輯於紅樓夢中一
切人一切事物無不有所闡發其誅
心之嚴無異春秋筆削論事之明有
如老吏斷獄凡前此許贊索隱諸書
所未經道及者是編無不一一發明
之其文筆之簡鍊雅潔尤非時下人
所能幾及凡讀紅樓夢者皆不可不
讀此廣義也每部一冊大洋三角

外埠函購郵票九五代現 外
加寄費一成

上海棋盤街五百十六號

中華圖書館發行



姑蘇虎邱名勝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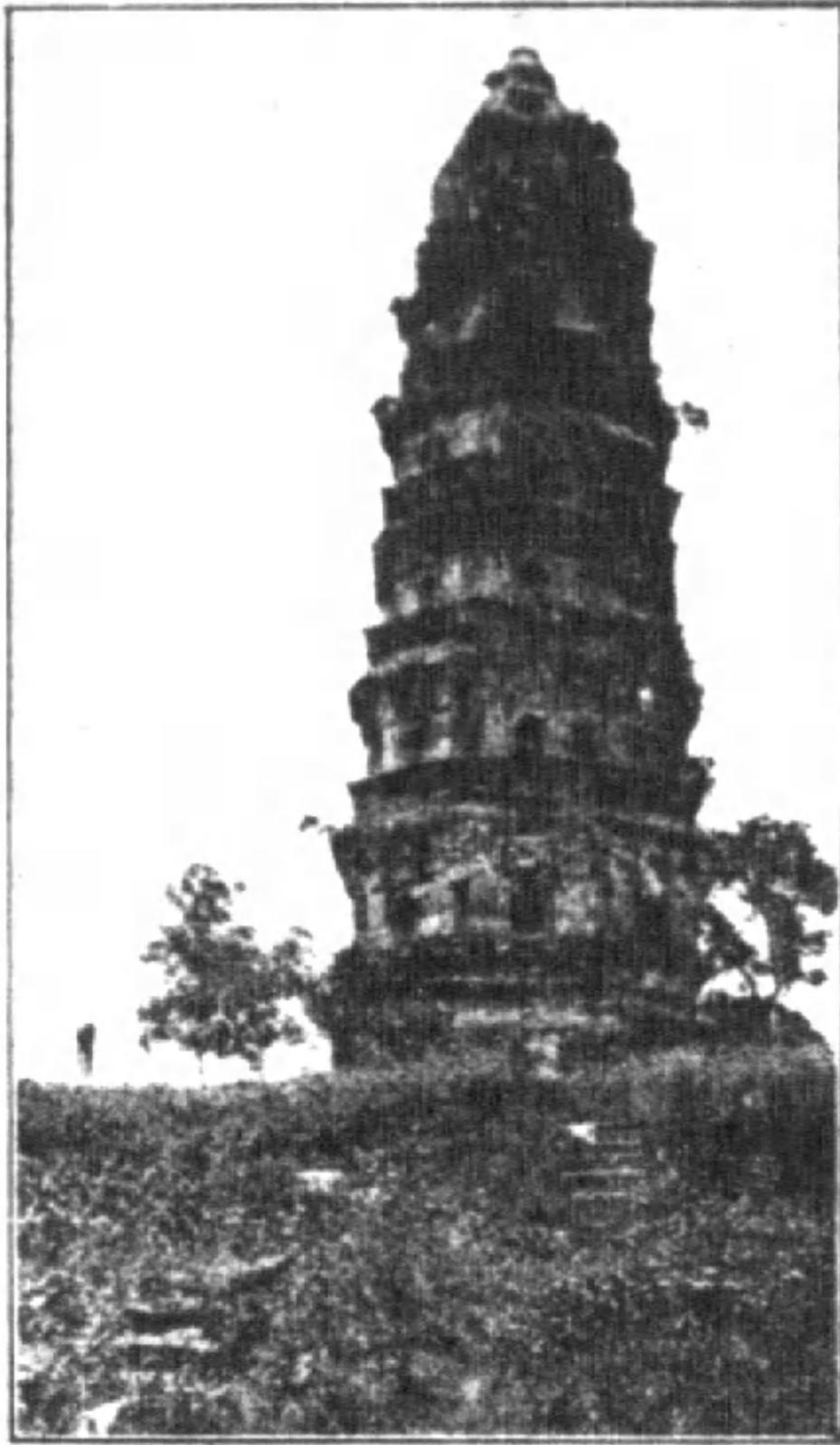
（真娘墓）



（石人千）六十之勝名邱虎蘇姑

姑蘇虎邱名勝之十八

(虎邱山虎邱塔)



姑蘇虎邱名勝之十七 (二仙亭)

一天黃昏時候。從一個綠陰陰的樹林裏。望着一角紅樓。這所房屋的規模。雖然不大。他的佈置却非常精雅。并且整潔。這時有一位十六七歲的姑娘。穿着藍色的衣裙。繫着白色的髮結。攜着寫生的繪具。坐在假山上。描寫牆外的景色。他畫得正出神的時候。忽聽見一陣脚步的聲音。抬頭祇見小環秋雲手裏拿着一封信。從山下跑了上來。他接着看時。原來是他的好朋友余蘭芬的書信。親愛的梅碧。自從校舍一別。時時都在想念。你近來身體怎樣。那天回去不覺着疲勞嗎。我看你的技術非常進步。那天參觀的親朋。直沒一個不贊美你的書畫同跳舞的。就是我家小姪玉兒。到今天。還念着薛家姑姑的跳舞好看呢。

星期一的兩點鐘。是法國使館的油畫大會。我記得張先生說你可以作個美術家。何不借此機會。作未來美術家的參考呢。昨天從我父親那裏。要得入場券四張。兩張已寄碧梧麗華。望你來會同去。既能擴充眼界。又可大家一聚。倘若散會時早。還可同到亞爾公園一遊。我想你一定是贊同的。此祝

康樂。

蘭芬手啓

梅瑒看了。吩咐秋雲將這信拿去放在寫字檯上。太太要是問我。你說我還有一點晚霞不會畫完呢。梅瑒話還沒有說畢。秋雲早跑下山去了。

梅妹。天色不早了。還畫什麼早霞晚霞。眼要壞了。快點回來用飯罷。梅瑒聽見是他阿嫂的聲音。連忙答道。來了來了。

一間潔淨的食堂。坐着一位年近五十的老人。兩位二十三四的男女。這老人一手舉着酒杯。一手摸着灰白色的鬚鬚。向那少婦問道。梅兒。究竟在那裏作什麼。怎麼還不見來。說着。只見梅瑒拿

着一張圖畫。笑嘻嘻的跑了進來。叫道。哥哥。你看我這張畫。不比前天學堂開會時畫的那張好得多嗎。這時老人纔放下酒杯。從懷裏掏出眼鏡來。帶上。接過那張畫來看了。點點頭。表示十二分快意的模樣。少年向着梅瑒道。好是還好。不過顏色太豔了。梅瑒笑道。我本是畫來送給你的。你既不愛。我就送給阿嫂。少婦忙道。梅妹給我。明天去配一個美麗的鏡架。挂起來。給那說不好的人看看。

星期一傍晚時候。亞爾公園的小池旁邊。坐着四位年貌相若的女郎。在那津津有味的評論油畫

會。畫。一個個面龐。少年。叫道。蘭芬妹妹。好宏亮的聲浪。我在對岸都聽見了。蘭芬抬頭。只見堂兄鏡

六

還在中學讀書。自從美羣女校開會望見了梅珺。他腦子裏邊。便深深的印了一個梅珺的小影。他屢次要求蘭芬給他介紹。和梅珺作朋友。但是蘭芬知道梅珺的性情爲人。自己雖同梅珺交深。但總不敢露出這件事來。今天既是大家遇着。他就順便給他們介紹。此時鏡塵真比考了最優等還要高興幾倍。也不同碧梧麗華應酬。祇顧向着梅珺道。這位薛女士。想就是那日跳舞的那位了。梅珺道。是的。獻醜獻醜。鏡塵忙道。那裏那裏。女士的技術。真是優美極了。鄙人曾在上海北京看見西人的跳舞。恐怕還沒有女士那樣活潑呢。接着又說了許多羨慕的話。梅珺手裏拿着一張新聞紙。不住的在那舒卷。並不同他作無謂的酬答。鏡塵自覺無味。便向蘭芬說了兩句不緊要的話告辭去了。蘭芬望着梅珺那種神情。只當他因同着碧梧麗華。不便露出自己善於交際的樣子。那知梅珺在校。雖是善於言辭。出來却非常的謹慎。他常記着古人說的。道吾過者是吾師。誇吾好者是吾賊。方纔聽見鏡塵一片贊揚的話。早不快意他了。那裏還願理他呢。

南京某大學校園裏。一架紫藤花底下。發出一種很低很清的談話聲音道。梅珺。我們相交已經兩年了。你對於我究竟怎樣。梅珺答道。我很佩服你的道德學問。我覺得你是我一個益友。那人又道。

我對你如何。你也知道嗎。梅瑛答道。我知道你對我十分的誠懇。并且真摯。那人道。那麼我屢次的要求。你爲什麼不答復我呢。梅瑛道。飛龍。望你不要再提這種問題。因爲我……說到這裏。他們聽見晚膳的鐘聲。就匆匆的跑進食堂去了。

在這年的秋天。梅瑛接着他哥哥一個電報。說他父親病得很危險。叫他快點回去。梅瑛天性本來很孝。何況自幼沒了母親。對於老父更加親熱幾分。看了這張電文。他悲慘傷心。自不必說。但他哭不出來。他拿着這張紙。倒在自己的床上。好像失去了知覺似的。當時他同室的女友們。都很驚奇。因爲他們和他同學以來。從沒看見他有不快活的時候。停了兩小時光景。他纔漸漸的蘇醒過來。他整了整他的書物。手拿着那張使他難受的電紙。直向校長的辦公室去了。他說。先生。現在我要請兩個星期的假。望你允許我。說着。便將電文放在校長的面前。校長一看。肅然答道。可愛的學生。我知道你是一個孝女。望上帝保佑你的父親好了。你快來上課。他拿了準假條。無精打采的出來。看看同學們。都靜靜的在那裏聽講。他走過英文教室門口。飛龍從窗子裏望見他拿着假條。忙輕輕的開了教室後門。走出來。一連叫了幾聲梅瑛。梅瑛都沒聽見。他怕擾亂別人聽講。不能發出再

個表兄叫余鏡塵的怎樣羨慕梅珺。怎樣託他表妹介紹。今天聽見梅珺要回去幾個字。登時起了一層疑雲。便急急的問道。你還來嗎。他聽他問得很奇。纔想起自己。祇說要回去。并沒告訴他。因為父親害病的原故。當下就把手裏那張電文給飛龍看了。飛龍很誠懇的勸慰他。并且請了半天假。送他到浦口車站。直望那一縷墨烟由濃而淡。由淡而無。纔收回他的視線。慢慢的踱回校舍。蘭芬自美羣女校畢業。本想與梅珺同到南邊求學。祇因家庭守舊。不許他入男女合校。所以現在天津中西女校專讀英文。這日星期。正自抄寫功課。忽聽得有人上樓的聲音。抬頭見是碧梧來了。進門也不坐下。只說快走快走。蘭芬笑道。不久就要作主婦的人了。怎的還不改改這種小孩脾氣來了。也不坐坐談談。只是叫我走。必定又是上公園去了。碧梧道。告訴你罷。梅珺來了。他們四人交誼本來很深。自從梅珺走後。麗華又回了福州。就餘他們兩人在天津。現在聽說梅珺來了。自然是說不出的快慰。

一間堂屋裏。坐着一位老太太。在那做女紅。一位女學生。在那看報紙。這時走進一個舉動輕浮的少年。老婦見他進來。很不快意的問道。鏡塵。今天既不是星期。又不是放假。你來作什麼。少年忙道。

嬉母。我因聽說蘭妹在學堂生病回來，所以我來看看他。蘭芬鏡塵雖是堂兄妹，因為從小在一個書房讀書，感情本還不惡。近來鏡塵既不修身，又不修學，交了幾個無賴的朋友，花天酒地，無所不爲。學生的人格，都被他喪失盡了。蘭芬那樣志高氣揚的人，那還看他得起他呢。所以知他來了，并不理會。現在聽他說來看自己的病，便道：你怎會知道我病了。我因有事問你，打電話到學校。學校中人說你又有什麼事要問我。鏡塵道：我聽說薛老先生死了，是真的嗎。蘭芬道：是的，他死了，與你又有什麼關係呢。鏡塵道：我想你的好友，定然回來了。蘭芬道：回來了，但他現在又走了。鏡塵聽到走了兩字，現出一種失望的樣子，很不滿意的說道：怎麼沒聽見你說過他來了。蘭芬正色道：先生，我勸你早點回頭，不必妄想罷。梅君雖是我的好友，這件事恕我不能爲力。你也想想你現在的情形。我勸你把注意這種事情的心思，去注意自己的功課罷。蘭芬說完，便自回房去了。鏡塵只痴痴的望着樓梯，好像想上去追問蘭芬，又不敢似的。老婦望望心裏，又氣又笑，便道：鏡塵，你怎麼這樣不長進，好好的光陰，不去念書，總來同你蘭妹打聽別人家姑娘們的消息。今天薛梅君、明天李碧梧，你道都看得中意，可惜人家看不上你。這無志氣的人，少年聽了這一頓教訓，只得回家去了。

六 拜 禮

的時候。祇交換了一張小照。彼此作爲紀念。並沒有一句特別贈言。

梅珺我聽見我的表兄說。你在南京交了一個姓任的朋友。是的嗎。梅珺道。是的。這人實是我一個益友。並且待我很厚。蘭芬道。爲什麼沒有見你常常通信呢。梅珺道。好是很好。現在我很疏遠他。蘭芬道。這是什麼用意。我又不解了。梅珺道。因爲他屢次向我。蘭芬道。你不說我也知道了。既是你們那樣深的交情。難道你還拒絕他嗎。梅珺歎道。唉！蘭姊。我看愛情本是高尚的神秘的。倘若有了別的關係。就無味了。並且我看我們女子結婚。實是一件頂苦惱頂不幸的事……這時一個女僕走來道。小姐。太太叫你陪着薛小姐快點吃飯去呢。

在第二年春天。梅珺接着飛龍一封信。說他不久要到天津來就事。在普通人的心理。看了這封信。一定是快活的。梅珺却是不然。因他知道飛龍南京的事很好。現在要來。必是爲着他。

天津某醫院的頭等病房裏。一間德國式的病床。躺着一位二十多歲的女郎。他的精神顏色都很好。他的目光。時時注射在他手中一張小照上面。他有時微微的笑着。有時又像在那說什麼似的。三層樓的看護婦。看見有人上樓。便問道。先生。你不是來看薛女士的嗎。那人道。是的。是的。看護婦

道。請你慢點。因為我有兩句話要告訴你。少年表示着很厭煩的模樣。急急的道。什麼話。望你快說。看護婦道。昨天院長診視他的病。很危險。并且容易傳染人。少年聽到這裏。不願他再說什麼。直向五號病室去了。

一個很新的墳墓。周圍生着許多的玫瑰薔薇。還有那含笑臨風的紫羅蘭。在每天早晨六點鐘的時候。總有一位面目憔悴的少年。來到這兒。採了他們做成一個花圈。獻在那墳墓前。然後他便坐在墓旁的一塊石頭上。癡癡的停了半天。纔依依不捨似的離開了他。在他走後來了一位西裝的女郎。他望望那個鮮美的花圈。現出十分難受的樣子。從石碑上取下花圈來。一連吻了幾次。他又發出一種很懺悔的聲音。自言自語道。儂過矣。

一個星期的晚上。青年會開振災大會。凡有慈善心而且善於言辭的青年男女。多犧牲色相。化裝說法。那些富家的太太姑娘。在一個星期以前。已經約着怎樣穿着。怎樣新奇。要借着這個機會。出風頭。一般藝員們。也希望他們多來幾位出風頭的。可以多救幾個可憐的同胞。這日下午五六點鐘的時候。青年會的前後左右。只看見馬龍車水。擁擠不堪。會場的電燈全都燃了。坐上的來賓。

會場的北隅。坐着兩個少年。他們兩人。雖是一同來的。但是望望他們的神氣。却大不相同。一個很喜歡很滿意。好像抱着什麼希望似的。一個却是面色灰白。精神喪失。好像懷着無限的愁苦。

十一點鐘的時候。鋼琴的聲音發現了。從潔白白的帳幕後面走出了兩位活潑的西裝女郎。向着大家行了一個禮。他們就如同蝴蝶穿花般的舞起來了。他們舞得怎樣。且不必說。但見那些頂疲倦的老人。同小孩都被那鼓掌的聲音。振起精神來了。這時那位精神喪失的少年。用他完全的視力。看着臺上口裏還不住的道怪事。怪事。隨着又自己盲備道。世界上那裏還有他呢。這時別人都注意在台上。惟獨與他同來的那位少年。忽而聽見他嘆氣。忽而聽着他自言自語的說話。使用手指着照面網的那位女郎。道。飛龍。你看他像誰。飛龍哭喪着臉。道。俊民。非們可以回去了。我實不願意。再看他。俊民道。他同我家有點親戚。而且是梅瑒的好友。你既這樣想念梅瑒。我想替你介紹。同他作個朋友。不比天天拿着梅瑒的小照看強多了嗎。

飛龍本是一個冷淡的少年。自同梅瑒相識起。初不過彼此仰慕。後來却漸漸的發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愛情。在他腦海裏。直沒一時一刻不存着梅瑒兩個字。那日上醫院看病。望着梅瑒的氣色。

很好。不料爲着行務到北京去了。三天回來就說梅君死了。他當時作了好幾天的迷夢。他覺得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留意的了。但他屢次想到『自殺』兩個字都被他一個『孝』字打了回去。他看看世界上事事物物都是增加他煩惱的利器。對於天津這個地方他更是不願意久留了。無奈來時訂了二年合同。不便違了信約。這天何嘗有心看會。祇因俊民十分堅約。又想事出慈善。所以總勉強的來了。可巧看見了那個跳舞的女郎。體格態度很像梅君。已是引起了。他無窮的感想。又聽了俊民這番說話。他更不快意起來了。他說俊民你既是他的叔叔。又是我的好友。怎麼今天說出這樣不知已的話來。我同梅君的愛是精神的愛。高尙的愛。梅君雖死。我的愛仍然寄託在他的靈魂上。永不會移動的。現在他雖像他。或者還勝於他。然而究竟不是他。說着他便立起身來。匆匆的走了。

第二天的早晨。他仍守了一定的時間。作他采花掃墓的課程。他因昨晚受了那樣的刺激。增加了千百倍的悲傷。他坐在那天然的石橙上。拿着他的小照。癡癡的觀看。并且發出一種頂悲慘的聲音。叫着梅君！梅君！忽聽見小禪那邊有答應他的聲音。他又叫了兩聲。祇聽答應的聲音越發

玫瑰花叢後面他說姑娘誤矣我叫的是墳裏邊的梅珺說着便要離開墓場女郎看他這種狀態心中煞是不忍忙從花叢後邊步了出來揭去他的面網露出真面目來飛龍見了又歡喜又懷疑終不敢相信他是梅珺及至梅珺走近他身旁用手握着他說飛龍我的志竟不能戰勝我的情了飛龍這時沒有一句話能對答他只是兩行情淚不住的往外直流十分鐘以後纔從自己手上取下了三年前預備的那個指環加在他的手上初出的日光照在他們的臉上可愛的花兒都向他們微微的笑着美麗的鳥兒也不住的在樹枝上唱着歌曲好像祝賀他們的成功

馬車的鈴聲漸漸來近了一個少年從車上跳了下來一路拍着手一路跑着道飛龍你不是說不能愛那跳舞的女郎嗎現在他是誰？

鈍根曰世無飛龍世有飛龍我亦願嫁之我身不難化女特難於茫茫濁世間求飛龍耳

▲集西廂斷句詩二十首

于任士

已未秋。僑寓杭垣。索居無聊。偶戲集此。雖犯綺語懺戒。藉破旅况寂寥。拾前人唾。不計彼工此拙。補綴成裘。敢云無痕有縫。不忍刪去。用呈 禮拜六主人吟正

一。鏡。孤。影。搖。書。幌。今。夜。淒。涼。有。四。星。誰。做。針。兒。將。線。引。便。是。惺。惺。惜。惺。惺。
隔。花。人。遠。天。涯。近。悶。對。西。廂。皓。月。吟。懺。悔。竊。玉。偷。香。膽。夜。寒。無。奈。又。聽。琴。
粉。蝶。乍。沾。飛。絮。雪。世。間。草。木。是。無。情。落。花。滿。地。胭。脂。冷。一。枕。鴛。鴦。夢。不。成。
恨。天。不。與。人。方。便。兩。打。梨。花。深。閉。門。誰。料。青。春。有。擔。擱。袖。梢。搵。不。住。啼。痕。
依。舊。夜。來。蕭。寺。寡。可。憐。我。命。在。遠。遞。愁。來。猶。記。題。詩。處。紫。燕。雙。飛。寂。寂。春。
遊。近。偷。將。韓。壽。香。魂。靈。兒。實。在。他。行。時。乖。不。遂。男。兒。願。着。甚。支。吾。此。夜。長。
行。近。前。來。百。媚。生。見。他。釵。韓。玉。斜。橫。無。情。蚤。被。多。情。惱。月。朗。風。清。恰。二。更。
一。雙。心。意。兩。相。投。只。頭。白。頭。難。負。荷。翠。被。生。寒。壓。繡。裯。玉。容。寂。寞。梨。花。朵。
多。管。和。衣。兒。睡。起。至。今。胭。粉。未。曾。施。十。分。心。事。一。分。語。才。子。佳。人。信。有。之。
脚。根。無。線。如。蓬。轉。南。北。東。西。四。馬。蹄。猛。聽。得。一。聲。去。也。這。時。節。怎。不。悲。啼。
一。盃。悶。酒。尊。前。過。久。後。思。量。可。奈。何。寄。語。高。唐。休。詠。賦。肚。腸。閣。落。淚。珠。多。
一。盞。一。聲。長。吁。氣。伯。勞。飛。燕。各。西。東。巫。山。遠。隔。如。天。樣。他。思。已。窮。恨。不。窮。

情○減○做○相○思○樣○子○般○般○是○可○索○尋○思○分○明○眼○裏○人○千○里○翠○被○生○寒○有○夢○知
 口○兒○作○念○心○兒○印○夢○裏○成○雙○覺○後○單○白○日○相○思○枉○耽○病○好○教○左○右○做○人○難
 無○明○無○夜○因○他○害○情○思○昏○昏○眼○倦○開○我○是○多○愁○多○病○身○怎○當○兜○的○上○心○來
 異○鄉○最○有○離○愁○病○盡○夜○相○思○盡○日○眠○不○脫○和○衣○更○待○其○似○垂○柳○在○晚○風○前
 一○絨○情○淚○紅○猶○濕○四○句○埋○將○九○重○山○非○是○當○生○叨○議○論○教○人○顛○倒○惡○心○煩
 老○天○不○管○人○憔悴○憔悴○潘○郎○鬢○有○絲○千○種○相○思○對○誰○說○風○清○月○朗○夜○深○時

●沒有匿具的女兒

倜然

黃如蓮要出嫁了。他的同學沒一個不豔羨。都說他得着了這樣一個風流美貌的丈夫。真是極大的福氣。而且做了本城第一紳士的媳婦。名譽上何等好聽。交際場中何等體面。將來的快樂。正未可量呢。本來一個女子。生平總有兩件朝夕盼望的事情。第一是嫁給一個如意郎君。第二是得着好名譽。這兩個目的。如果全得達到。那自然喜不可言。便是退一步想。能夠達到第一個目的。也就心滿意足了。女孩兒的思想。是很單純的。所以他們的慾望也很少。只要他們的慾望能夠滿足。便

很快樂的不作別樣想頭。黃如蓮的同學便是這樣。他們一生的希望也只有這點。現在看見他居然能夠達到這兩個志願。自然不免要眼紅了。可是黃如蓮却和他們不同。另外還多了一個。就是要學問好。比得上自己。他還定了個限制。就是『大學畢業』的四個大字兒。

如蓮是某女子中學的高級生。學問很好。志氣高傲。拿一般男子不放在眼睛裏。但是這也是現在女學生的通病。不過如蓮的所以如此。自以為他人學問都不及我。既然不及。所以看不起。如蓮的父親是個鄉紳。家道很富。要算一鄉裏的富豪。而且很難得的是極有學問。做事很明達。如果是普通的鄉紳。自然頑固不堪。糊塗辦事了。但是如蓮的父親。却和他們成個反比例。他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這女兒便是如蓮。兒子大如蓮幾歲。也在大學讀書。如蓮父親的這種舉動。鄉下人很不以為然。據他們說。女兒是賠錢貨。遲早總是人家。何必拋大本錢去培植他。況且女子無才便是德。正不可令他讀書。只要識幾個普通字就好了。本來女子又不做大官大府。要讀什麼鳥書。能夠夫唱婦隨。孝順翁姑。叫人贊一聲好媳婦。便是個好女子了。現在的新女子。真不像個女子。比男子還要放蕩。只有我們鄉裏的女子。都端端正正。不失女子本來面目。要算難得。如今你叫你女兒到

而且怕他有錢有勢。也不敢再來冒犯。不過肚裏咕嚕了幾聲。說他畢竟老昏了。但是天下的事情。原來是如此的那自己愚笨的。却偏要說別人愚笨。自己不好的。却偏要說別人不好。那些反對如蓮父親的人。便是這般。

如蓮的父親既然這樣明達。他的擇婿。自然是很苛的。鄉下子弟。他當然不中意。他的意思也和他女兒一般。學問的程度。一定要大學讀書或畢業的。在鄉下地方。要尋到這樣資格的少年。是很難的。不要說大學。便是在中學讀書的。也就很少很少。但是奇怪得很。却竟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大學生。這獨一無二的大學生是誰。便是將來如蓮的丈夫。也就是鄉裏甄大老爺的公子。這甄大老爺是什麼人。在下可不十分曉得。不過聽他的同鄉說。他是前清一位惡訟師的兒子。家裏還有幾文遺孽錢。他在前清的末年。克紹箕裘。也做包打官司的勾當。等到光復已後。他進步得多了。便運動了個省議員。也居然在鄉裏稱起大老爺來。果然味道很好。便一連做了九年。到了今年。方才退隱家居。錢更比從前多了。而那官氣却也到了一百二十分。架子擺起來。真要嚇殺個把鄉下人。因此他便聲名遠布。威鎮四鄉了。到底做官的人。總聰明些。而且眼界也大點。這位甄先生是過來人。很

知官趣的。曉得一個人要做官。非識得幾個字不可。所以他初做議員的時候。便將他的兒子送到鄉內私塾裏去念書。做了兩年。他的知識漸漸高起來。便又將他兒子帶到城內學校裏讀書。等到中學畢業。他老先生已是三朝元老。做到第三次的議員了。他就將他兒子改名爲家駒。號千里。要送他到法政學堂裏去。可是他的令郎却不贊成。說法政學校是學做律師的。一定要大學校畢業。方才可以做官哩。他一聽倒也不錯。便依了兒子。隨他到大學校裏去。要知他們父子的意思。是絕然不同的。父的目的是做官。兒子的目的却是求學。家駒的話。不過騙騙父親罷了。可是這不開通的鄉裏。却因此有個獨一無二的大學生了。

這真巧極了。如蓮的父親知道家駒的學問很好。便有八分的中意。如蓮也自然是一樣的。湊巧家駒的父親甄可適。要替他兒子選個媳婦。他的標準就是「門當戶對」「家資富有」「鄉下人自然配不上和縉紳結親家哪。便是家資富有的也很少啊。他素知如蓮家裏是著名的黃百萬。也曉得他有一個女兒。暗想如果討他做媳婦。那他的嫁粧一定很好的……過了幾天。便託人去求婚。

如蓮的父親自然答應。

備的愛情也到了一百度。但是數目沒有滿。他們已經結婚了。

他們結婚的這年。家駒正在大學畢業。是個文學士。名譽已經很大。但是他還不滿足。想到外國去留學。如蓮也很贊成。

可適失望極了。他以為如蓮的嫁粧一定很多。那知除了幾隻衣箱。幾口書櫥之外。一張鈔票也沒有。原來可適在外多年。知道富家女子出嫁。一定帶幾塊錢到夫家。少的也要上千。如蓮父親開通得很。這種把戲。他一定知道。那末如蓮箱裏。一定有幾千塊錢的鈔票了……將來就是我的……也可以做家駒的運動費。他想到這裏。面上露出笑容。頓時覺得自己已經做老太爺了。家駒做到了大官……快樂得手舞足蹈。忽然噓的一聲。几上茶杯。跌到地下。他吃了一驚。方才覺得是自己的幻想。但是他總覺得將來一定會如此的。因此他更愛如蓮。當他和自己親生兒女一樣。這個家庭裏。便有種快樂興盛的景象。

一根燈草會得亮。是全靠着油。油沒有了。燈草火也就熄掉。家駒的家庭也是如此。所以能夠有快樂興盛的景象。是全在他父親。他父親便是油了。但是不久。可適因為失望的緣故。他這快樂之油。

便立刻乾了。可適怎麼失望呢。上面說過。可適當他的媳婦有幾千塊錢帶來。那知有一天。如連對他說道。公公家父說的我的壓箱錢……可適聽如連說到這裏。心裏快樂極了。但不好面上露出來。只得竭力忍住。聽他說下去。如連說道。我的壓箱錢家父本當給我帶來。後來因為這種東西。是沒有意思的。便將這些錢去做慈善事了。公公想必贊成的……可適聽到這裏。連說好好。然而他的心裏却好像澆了桶冷水。又像墮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但又沒法好想。從此以後。他那快樂之油却沒有了。待如連便大不如前。無奈他們小夫婦的愛情很厚。可適因為想做太老爺。要他兒子做官。萬事都不敢逆他。所以尙不至於虐待如連。不過對朋友說的時候。總恨恨連聲的嘆嘆道。只有一個兒子。想他光宗耀祖。留芳百世的。如今却討了這們一個窮媳婦。連嫁粧都沒有的。我的兒子是難以出山了。咳……

一天。家駒對他父親說道。在家沒事。我想出外找點事做。可適便也答應了。又拿了幾千塊錢給他。叫他去運動一個老爺做。家駒也答應了。

家駒要出門的這天。如連毫不悲傷。和平日一樣。不過說了句『中華旅館八號』。第二天。如連也

兩日後可適接到一封信。是家駒寄來的。信中大略說：「昨天兒已與如蓮同乘海船赴美留學矣。七年之後。兒將爲中國之一等人物……」還有一封小信。署名如蓮。說：「我和駒哥已同赴美國。將來回國不患無嫁粧也。」

▲燈窗瑣記

寒廬

距北京三百餘里。有于家莊。相傳爲元劉因故居。莊中有一泉。大畝餘。泉側有山。烟嵐石窟。風景絕佳。劉因集中有抱陽南軒詩云。下瞰懸崖老木稠。輕風毛髮散涼秋。蒼苔白日夢初覺。霽月流雲山欲流。林泉勝概於此可見矣。

吾人看畫。恆用心曠神怡。以爲奇峯峭壑。疑是幻筆。不知一入瀉江。卽覺四王山水。歷歷目前。樓林山水甲天下。誠非浪譽。桂林尤以陽朔爲最佳。一入其境。幽趣逼人。水清見底。遊鱗可數。而層巒飛壁。千態萬狀。片舟容與。應接不遑。袁簡齋句云。分明看見青山頂。船在青山頂上行。其幽趣之狀。兩句殆彷彿擲身是問。真歎天工造化之美也。沿山題跋。摩崖頗夥。官是邦者。臨別胥來一游。前十餘載。林紹年去桂。獨游陽朔。題山高水長四字。結念山水至矣。余嘗疑是地。上古必爲火

山。幾。經。滄。桑。而。後。鍾。孕。茲。巉。宕。奇。妙。景。界。襄。王。活。畫。圖。宜。遜。色。幾。倍。桂。林。城。之。名。勝。極。多。如。棲。霞。洞。獨。秀。峯。象。鼻。山。七。星。岩。皆。有。可。觀。疊。綠。山。一。即。風。洞。山。一。更。得。天。趣。初。登。該。山。不。知。其。佳。及。造。極。處。則。有。仄。道。通。入。一。洞。豁。然。開。朗。幾。疑。別。有。天。地。全。城。烟。火。近。接。目。前。夏。日。涼。颼。颼。颼。遞。進。兩。腋。如。冰。此。處。極。宜。避。暑。之。地。也。山。中。有。瞿。式。耜。張。同。敵。墓。碑。乃。二。公。死。節。處。也。遊。此。山。者。過。之。咸。肅。然。青。山。有。幸。埋。忠。骨。誠。不。朽。矣。

廣。里。順。德。馬。崗。鄉。之。南。有。邱。焉。四。週。多。花。剛。石。石。之。高。聳。處。現。一。大。人。足。跡。凹。深。可。寸。有。奇。無。斧。鑿。痕。遊。客。攬。勝。往。往。低。徊。於。其。間。邱。外。有。柵。欄。一。刻。石。爲。額。顏。云。神。仙。渠。步。詢。之。土。人。據。云。清。初。有。屈。成。者。牧。牛。爲。業。父。爲。土。豪。所。逼。誣。附。匪。籍。迫。得。遠。颺。久。乏。蹤。跡。屈。成。念。父。情。切。陟。帖。與。悲。每。於。叱。犢。之。餘。輒。自。登。高。遠。眺。時。自。灑。淚。歷。數。十。年。無。少。輟。詎。於。某。日。白。雲。飛。過。悠。然。在。望。凝。眸。注。射。神。魂。一。蕩。遂。致。殫。斃。然。氣。絕。而。屹。立。不。仆。足。跡。所。印。遂。如。上。述。論。者。謂。其。孝。思。所。積。金。石。爲。開。遂。相。傳。爲。登。仙。去。也。厥。後。土。豪。之。子。若。孫。偶。過。此。間。必。怵。然。震。懾。踟。躕。不。敢。越。進。豈。藐。茲。屈。成。其。

精神尙磅礴其言日久不歸漸減歎噫異矣。

也。陵谷變遷。閱七百餘年。今且淪爲異域。嶙峋片石。巋然尙存。台上多騷人雅士之題詠。其一云。帝子騎龍去。飄然賸此台。野花明夾道。海氣結城隈。天已留斯險。人非盡棄材。招魂到三傑。鐵笛一聲哀。萬一變回駕。斯臺亦足稱。地深巢老鶴。風靜露漁燈。天水千年碧。雲車百代仍。冬青何限樹。無淚哭西陵。回顧二王殿。寒潮通雨崖。倉皇失羽葆。劫難到裙釵。賸水連山綠。明珠此地埋。縱無一角畫。白雁兆先排。讀之頗起滄桑之感。未知後之弔古者。亦將有感於斯台否。

羊城之北十五里。有白雲山。山川多出雲。故以白雲名之。明季陳文忠公。於此構雲淙別墅。讀書其地。山有龍王廟。廟極壯麗。中有方池。昔人曾見九童子戲於池側。倏不見。故名之曰九龍泉。雖極旱。泉水不涸。廟之右。環一長溪。溪旁有大樹數章。一大石橋。橋橫溪極鞏固。山之東。有鄭仙岩。乃秦時鄭安期成仙飛昇之處。岩石嶙峋。上建鄭仙祠。塑鄭仙像。祠側有小亭。遊山者。憩息於此。每年七月廿四日。傳是鄭仙誕。舉城若狂。進香者絡繹不絕。喧闐車馬。冠蓋如雲。祠外屠沽之輩。搭竹棚十餘間。設酒脯茶食。爲游人酤飲處。聚飲者。自朝至暮。不少休息。今被警察干涉。此風混矣。舊有鶴舒台。鄭仙練丹竈。昇仙石。年湮世遠。古蹟無存。欲尋芳跡。杳不可得。山麓有泉。寺左有

交柯大樹數株。陰森澄澗。環繞一澗。澗水清澈。中有奇石數百笏。遊客常於澗中。列杯盤飲酒。不減曲水然觴。澗旁一岩。瀉飛瀑布百尺。如白練。殊可觀也。寺斜對一觀。名飛霞。祀呂仙。體製宏敞。幽深。觀鄰有雲泉山館。爲張南山黃香石段紡秋等建。爲讀書之所。中有南雅堂。花榭小軒。布置絕精。逢春秋佳節。文人萃會。爲詩酒之饌。亦殊不俗。離濂泉二三里。有浦澗寺。乃鄭仙安期於此采九節菖蒲服食得仙之地。秦時至今。二千餘年。非但菖蒲不生。澗亦湮沒。寺門外有石碑一道。刻蘇文忠遊菖蒲寺詩。巍然獨立。寺側已圯。蔓草荒烟。令人不堪駐足。迤北數里。有景泰寺。志乘所載。羊城八景。景泰歸僧。此其一也。寺已剝落。寺僧貧甚。此固余粵勝景名山。而獨不足發遊人之夢。可慨也。

明初。朱亮祖率兵臨粵。李質歸附。以謂白雲山形勢有霸者氣。故前代趙佗劉龔等。相與竊據。乃建五層樓於粵秀山頂。以鎮之。兒時曾登最高一層。真覺海天一覽。樓中楹聯甚多。惟陳榕門所作爲最佳。句云。歲登大有。人樂春台。攬勝直窮千里目。海不揚波。山皆獻瑞。籌邊獨上五層樓。真有專制方面。氣概。樓中有梅花一幀。爲彭玉麟撫粵時所作。挺拔峻峭。得未曾有。說者謂雪岑自

銅雀台西八里邱。螻蟻往還空隴畝。麒麟埋沒幾千秋。俞應符亦有疑塚詩云。生前欺人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同智死。卽休焉有餘。遺到邱隴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盡發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葬君屍（不受酬）

●悔之晚矣

王建業

一張精緻的紅木牀上。躺着一個病人。面上橫着許多縐紋。像乾透的紅棗。一雙老眼。深深陷入眼眶。看去約摸有五六十歲的年紀。這時正閉着眼在那裏養神。床前擺着一張矮桌。桌上滿放着藥水藥丸之類。不一會那病人咳嗽了。很利害的乾嗆。把老人累得氣都喘不過來。額上頸間現出一條條很粗的青筋。形狀很是可憐。咳了一會。斷斷續續的喚着道。雲……娘……快來……我……我……有話和你鐘喚完了。呼吸很急促的調換空氣。額上微微露了些汗珠。鐘上的分針一分一分過去。離老人喚雲娘的時候。已有十分鐘了。依舊沒有人進來。老人又長嘆一聲。接着又照前樣喚了一聲。却是因爲多用了些精神。費量去了。

老人量去的當兒。房門呀的一聲。走進來一個很妖豔的少婦。裝飾得花枝招展。面上顯着又笑又

恨的態度。向老人臥床走去。一壁走。一壁低低的罵着。道。老不死的人家。有要事的。當兒。你偏接一接。二的喚着。真是可恨。但願陰司的無常。早些領了你。去看你這條老命。可以保到幾時。咧。罵完了。把老人的床。拍着。嚷道。來了。來了。有什麼聖旨。快些傳出來。暈去的老人。被他這一嚷。倒驚醒了。張眼一瞧。只見他喚來的人。怒氣沖沖的。立在床前。兩粒烏眼珠。滴溜溜亂轉。那銳利的眼光。射到老人。黃腫般面上。老人打了個寒顫。巍巍的說道。雲娘。你坐那雲娘。冷冷的答道。誰要坐。有話快講。不要半吞半吐的。累我。我還有正經事呢。老人又咳了會嗽。說道。雲娘。我自從棄官之後。便屏除一切。守着我的家園。滿想再享幾年清福。豈知天絕我命。生生的病起來了。據醫生說。我是老病。一時很難測斷。可知我在世上。也不多一會了。唉。我幾個兒子。都不在面前。我生前還要見他們一面呢。我起病時。雖有信去。因為寫得不十分緊要。所以他們決不會回來。現在我的老命。已像遊絲一般。捱一天。近一天了。託你。今天隨即拍個電報。到清兒。卓兒。珍兒。那裏去。說我危在旦夕。催他們。即刻回來。我還有緊急的話。囑咐他們。唉。我不能再和你常在一起。兒了。我死之後。你須嫁一個。有才有德的郎君才好。這是你終身大事。萬萬不要錯過了。啊。老人說話時。聲音很抖。很慘。并且流了幾滴

了。却大大的不然。要曉得他們急急的回來。並非是爲老人原來都爲他們自己的目的物。

第二個兒子卓如一。到家中。便去見他妻子。蕙芬出口第一句。便問妻子道。你曉得那老頭子財。

產。現在是歸誰執掌的。快快向我說。妻子道。聽說是統歸雲娘管的了。卓如道。真麼。妻子道。誰來誰。

你。只見他拔步飛奔。一經到了雲娘房裏。却是走了個空。他連忙喚使婢去請雲姨太。不一會。雲娘。

到了。看見他便道。卓少爺回來了麼。什麼不先去看你爺呢。你爺說自己的病不會好。所以急急打。

電報喚你們回來。還有話和你們講呢。卓如答道。我出去了好久。很掛念姨太。所以急急要來請安。

至於那老頭子呢。橫豎病也不會好的了。他要和我們講的緊要話。也不過兩句。遺囑罷咧。一壁說。

一壁在袋裏摸出一粒很大的寶石。送到雲娘眼前。道。這一粒是貓兒眼。家中雖有。決沒有這粒好。

我化了六百塊錢買來的。現在特地孝敬姨太的。雲娘道。既然你特地贈給我的。我也只好受了。卓。

如又道。我看來那老頭子的命也不久了。倘使嗚呼之後。我們兄弟少不得便要分家拆產。但是我。

是個誠實不過的人。決然爭不過他們。那時總要請姨太助我一臂之力。那就一輩子的感激不盡。

了。雲娘道。這個自然。總得替你設法。不使你吃虧。才是你也儘可放心的說完。看着壁上的鐘。正指。

下午三句十分便道。又是上藥的時候。我也不陪你了。

大兒子清如到了家裏。打聽着財產統歸雲娘執管。便一方面去央着些瓜親葛戚。在雲娘面前替他鼓吹。做間接的運動。一方面呢。再親自在雲娘面前獻諛殷勤。又送給雲娘一只值二千餘元的鑽戒。他以為女人的心裏。只愛着值錢的裝飾品。我現在投其所好。去買他的心。再用親戚去籠絡他。不怕雲娘不為我。用到那時說不定。我要比他們多佔幾分利益。那些親戚呢。巴不得來干涉他們家事。可以從中漁利。現在清如既然去請他們來運動。自然肯做清如的功臣了。

第三個兒子珍如呢。到家最後。雲娘看見了。便笑嘻嘻的迎着道。你什麼到這兒。纔回來啊。珍如道。輪船脫了班。所以到今天才到。他們回來了。有什麼舉動麼。雲娘道。舉動雖沒甚麼。但是他們都想佔便宜。都來運動我。替他們設法。一個送了貓兒眼。一個送了鑽石。其實這些東西。我都看不上眼。現在你也回來了。可有比他們再值錢的東西來運動我麼。珍如道。我這顆心。贈給你。好算得頂值錢的東西了罷。但是你呢。雲娘道。我非但把心贈給你。連我的身體都贈給你呢。珍如道。你。我愛情雖然濃厚。却是現在老頭子還沒死。怎能夠達到目的呢。雲娘道。你果然能夠愛我。到底我倒有現

捲了。在老頭子未死之前便悄悄地逃出約定一個地點和你相叙。你呢等老頭子死了守過兩三個月。的孝便借着到外面去經商的名目。到我那裏便可過我們安樂的日子了。這豈不是一舉兩得麼。珍知道你的計較果然比我高出萬倍。我們約目的地方就在漢口英租界孝仁里十五號罷。我從前在漢口便一向住在那裏。現在還有僕人在那裏看守。我只須預先寫信給僕人叫他照應。你就是了。但是這事關係非淺。你須處處小心。纔好。並且帶了寶貴的東西。容易使人注目。你可以將最貴重的東西先交給我。其餘的你便帶了去。如此方能萬無一失。當時計議定了一點不露聲色。

過了兩天。他家裏忽然鬧着雪姨太不知去向。後來飭人四下去尋。影蹤全無。這個風聲傳到病人耳朵裏。急得加上三分病勢。不到四天便嗚呼哀哉。臨死的當兒。他嘆道。我從前好容易掙了十多萬產業。養着三個兒子。從他們呱呱墮地的日子起。到現在。我也不知費了幾許心血。天冷了。想着他們。恐防他們受了冷。吃飯了。想着他們。恐防他們捱了餓。他們病了。我便求神禱天。但願將他們的病生在我身上。他們要甚麼便甚麼。從來不去違拗。他們所謂愛子之心。人人皆然。但是我既然

這。樣。愛。他。們。他。們。也。能。這。樣。孝。我。麼。唉。結。果。適。得。其。反。我。病。重。了。急。急。請。他。們。回。了。想。送。我。的。終。我。生。前。能。夠。見。他。們。一。面。便。死。了。也。可。放。心。豈。知。他。們。一。回。家。便。爭。奪。財。產。也。不。管。我。是。死。是。活。到。家。已。有。二。十。多。天。連。半。個。人。影。兒。都。沒。見。過。這。雖。說。兒。子。不。仁。不。孝。也。終。怪。我。從。前。一。味。的。放。縱。不。去。管。束。他。們。所。以。有。今。天。的。結。果。還。有。那。可。恨。的。雲。娘。我。從。來。待。他。比。兒。子。還。好。上。幾。倍。像。天。仙。一。般。的。供。奉。他。他。生。了。病。我。日。夜。侍。奉。他。這。顆。心。便。像。刀。割。的。痛。他。愁。怒。的。時。候。我。百。般。的。勸。慰。他。奉。承。他。終。要。使。他。笑。了。我。纔。放。心。我。病。重。的。常。兒。以。爲。他。是。我。的。心。腹。便。將。貴。重。的。財。產。全。交。給。他。掌。管。豈。知。他。的。心。腸。比。砒。還。毒。比。狼。還。狠。乘。我。未。死。竟。席。捲。而。逃。豈。不。是。我。從。前。所。得。一。旦。付。之。流。水。麼。并。且。我。幾。個。兒。子。也。要。受。他。大。大。的。影。響。了。唉。最。毒。婦。人。心。這。句。話。真。是。顛。撲。不。破。的。但。是。也。要。怪。我。從。前。自。己。瞎。了。眼。娶。他。怪。我。自。己。爛。了。心。當。他。心。腹。才。得。着。今。天。的。教。訓。這。就。是。我。放。縱。兒。子。寵。愛。少。妾。的。報。應。我。從。前。不。能。悔。悟。到。現。在。悔。悟。也。就。來。不。及。了。唉。現。在。像。我。這。樣。的。人。很。多。可。以。拿。我。做。個。殷。鑒。存。個。戒。懼。之。心。早。些。悔。悟。不。要。也。到。悔。之。晚。矣。的。地。步。纔。好。呢。

是放在盤中的兩個鈕扣他恐怕又要添病忙去問醫生醫生說你只要再吃兩個鈕襪就可以把他扣出來了。

王阿寶賽跑上得了三次第一。第一次是和偵探。第二次是和巡捕。

一個小學生到麵包店裏買一角一塊的店裏人拿了一塊小些的把他說道這雖不值一角錢但是再大你也拿不動了他就把了五個銅元說道這雖不夠一塊麵包的錢但是再多怕你也容易計算了。

●將

夏岡生

麗英這般豔陽天氣好不暢快殺人。我不知不覺的已經鋤了半畝多地咧。麗英手裏拿着一隻破洋襪子低垂粉頸細細的在那裏縫笑着答道好呢像你這樣勤力。庄家人春天的時候請了你去。只算是請了一條牛尾巴。用是沒有用處的。他說着也不免局局笑將起來。叫麗英的這個少年名喚少梧。他一面鋤着地。一面答道好妹妹。你又笑話我了。你總是看不起我。真個我這樣用力。只值當一條牛尾巴麼。這時他用力掘起一大塊黃土來得狠累便扶着鋤頭看麗英補襪子。麗英坐在

三〇

薔薇花架低下那一朵朵粉紅色的薔薇花襯着翠羽也似的葉兒迎着陽光異常鮮豔委實和麗英兩個笑滿不分上下呢。麗英聽不見鋤頭聲響不由要用那水汪汪的眼睛看一看在他們兩人眼光將要對敵的常見偏生來了一位葉媽媽。這葉媽媽渾名叫個號喪鬼。因為他走起路來悄悄的猛然叫起來。又使人心裏撲跳跳的。這次他又用那破竹般鬼號道。不好咧。你又在這兒耍梧子舞鋤頭。太太有見。又該怎樣……麗英忙笑道。是的呢。前兒剛替他縫好夾褲。昨兒又通了。今天我看看他襪子一雙整的也沒有只好先補了。襪子再說。我這一雙手着實忙得和雞爪子一般動個不休。葉媽媽號道。自古至今我從沒看過這樣討厭的孩子。麗英笑道。媽媽該去了。剛才好像太太還喊你呢。葉媽媽捧着麵咕嚕着走了。少梧跑到麗英面前強捱着他的手道。妹妹。當真的你不要補了我這時候好像心疼起來。往後我運動或是鋤地。牢牢記着脫了夾褲襪子呢。也不穿他……麗英擺脫了手。曖昧笑道。怪沒意思的肉麻話。也不知聽了幾多回。算了罷。我現在倒也縫慣了。沒的縫。反覺得心和手不大舒服。姑媽昨兒狠誇獎我勤力。想同娘說……麗英臉忽然一紅。好像喜歡太過。竟說出太過度的話來。少梧道。底下呢。是不是媽要你……麗英急道。不是的。底下我忘

似的對麗英道。妹妹我們兩人能一輩子這樣麼。麗英道。我不是仙人將來的事那裏能預知呢。可是我心裏常想……這樣最好。少梧道。舅母肯讓你這樣麼。麗英眼前陡然幻出他母親一雙黑眼睛。惡狠狠望着他。不覺身子顫了一顫。遲遲答道。娘是娘娘的話。我不應該違背的。娘只有我一個女兒。諒想總是極愛我。事事由着我。我也就心滿意足。少梧搖搖頭道。這話我不狠相信。他事事能由着你。你能事事合着他麼。麗英正在穿針。聽了這話。手一抖。針便掉了。少梧丟了鋤頭。屈膝跪在地上。一手扶着麗英膝蓋。一手將針送上。兩人眼光自然上下成了一直線。麗英羞紅着臉。假作穿針。一面低低的道。快起來。號喪鬼是出沒無常的。果然號喪鬼用那破竹般的鬼號遠遠地叫將過來。道。麗小姐太太。請你吃魚麵呢。麗英連忙就來了一面。又好像央求似的低聲道。快起來。少梧站起來。道。妹妹。可惜我太窮。不用說房產田地。就連現在生活還靠着人呢。麗英微微笑道。你有了房產田地。便怎樣。少梧狠痴的笑道。妹妹。你知道你今年多少歲。麗英笑道。看樣子你大約是瘋了。我今年十八。少梧看看手裏薔薇花。道。我大一歲。

▲桃李盦滑稽詩話

呂伯攸

余友韓通仙。年未三十而頂禿。因自署曰禿頭少年。每來余室。輒見其毫光燦爛。然是可哂。且聞其近來頗致力於新文化。每有打破黑暗之言論。余因嘲以詩曰。人言寶頂滑稽難行。豈怕蒼蠅擾。不清知是先生惱。黑暗禿頭故作電燈明。稿竟急私投禮拜六中。設爲彼所見。又不知用盡幾許滑稽手段。阻我投稿矣。

今人稍解吟詠。卽濫刻詩艸。雖笑話日出。覷不知恥。余曾見旗下某巨公之詩草中。有咏洋樓絕詩一首云。殺不盡洋人。危樓處處新。何年遭大劫。一霎化灰塵。語帶穉氣。吾人僅能以滑稽詩視之也。

江建霞太史。官湖南學院。按臨寶慶時。東安令投文。誤江爲姜。太史作詩答之云。東海蘭陵舊。高水工。美女各分曹。敵鄰曾共童。顏郭貴縣何疑金。魏陶須向漢。臯尋伴侶莫從涓。水訪耄耄釣竿。不比生花筆。寄語東安令。記牢。工整熨貼。滑稽詩中之翹楚也。

昔余叔從軍北伐時。同營某君。曾作時事打油詩數首。余僅憶其中一聯云。連動運輸三隻手。維持誰拔一根毛。雖屬滑稽。然對仗工切。亦自難得。

黃阿金窮極了。他無力維持他的生活。便只得穿着件破棉襖。托着個舊鉢兒。沿着街去問人家去討些冷飯米充饑了。他那乞丐的生涯。可真是難過呢。

可恨老天最勢利。最嫉妬那窮人。他鼓着呼呼的冷風。一陣一陣的逼着。沒寒衣穿的苦人。祇見那般苦人。個個瑟瑟的寒戰着。比那將死的牛羊。還要可怕些。橫豎那些富翁。都擁着又厚又暖的狐皮袍子。坐在火爐旁邊。連風屑兒也吹不到。但是他們依舊是知足。嘴裏還說道：「老天真作刁。爲什麼一年中要有冬夏兩季呢。」

黃阿金又是冷又是餓。他想身體最餓不起的寒冷。倒還可以勉強忍受些。與其俄還是冷些罷。他一頭想一頭便直跳起來。把他那件破棉襖裏裏緊緊。可是纔用些力兒。祇聽得嘩喇一聲。那件襖子上。早又添了一個穿洞。開話少講。他立起來就走。也顧不得冷了。阿金走了好多路。嘴裏也喊得渴了。但是總沒人可憐他。他斗聽得前面鑼鼓喧天。真是熱鬧得狠。他還看見一家人家門口。電燈光照得白晝一般。他曉得前面這人家一定正在辦喜事。喜事人家。殘肴一定很多的。討些吃吃就可。

以充機了他快活得不得了。三脚兩步好容易跑到了目的地。他抽起頭來一望——呵！好熱鬧呀。阿金非但沒討着飯吃，並且還吃了一位巡警先生賞給一個耳光。他真無法可想了。他只有再向前走。總算微天之幸，有一位老婆婆賞給他一碗惡劣的飯，他可很飽了。

俗話說得好，叫做苦盡甘來。黃阿金也合該交好運了。有一天他低着頭走路，却一眼看見牆腳下有一個包。他拾起來時，却覺得重重的。裏面一定有許多錢呢。他想這是非義之財，我取了也是無用。並且還對不起良心。他便在街旁坐下，把這包放在他身背後。等人來尋不多時，果然有個人來了。眼望着地面，色急得像香灰一般。嘴裏還「呀呀」的念着。他看見阿金坐在地下，便走來向他。看見一個包沒有，阿金道：「是何種樣的包包？裏有什麼東西？」他道：「包是青色布做的，包裏有四十塊洋錢和十四千銅錢。是我半年吃辛吃苦得來的。阿金當時拿包出來看時，却句句都是真話。便把這包給還了那人。那人感激得了不得，便給阿金大洋十元，以為報答。阿金推却不脫，也只得受了。阿金可不做了乞丐了。拿四塊錢賣了一身新棉衣襖，把其餘的錢販着魚蝦賣。結人家他貨色又好，價錢又便宜。他的生意自然好了。隔了五年，他便本帶利開了一小雜貨店。不消說得生意也

他有一天走過從前辦喜事人家住的這條街他看見這人家已改了門面了他去問旁人旁人說這家主人翁賭輸了錢把這所房賣給他人了

他可覺悟了道「世途滄桑盛衰不常天道原是循環的世界上人何苦去爭名奪利呢唉」

▲拂意種種

金君珏

對塾師誇學校

對妓女勸守節

對新人談守舊

對丘八評公理

對窮人說豪富

對強盜說慈善

對富翁請賒濟

對嫖客說禁娼

十月一日

三六

對軍閥講法律

對官僚談道德

對賣國奴說排日

對南北說統一

●十月一日

侯樵仲

奉師長命令。來請團長進攻岩石洞。

陳志超年方二十四歲。勇敢善戰。臨敵不懼。由連長積功。擢升團長。軍中送他一個百勝將的外號。

這日。他聽了傳令官傳下師長命令。便穿上戎裝。整飭軍隊。向岩石洞出發。明朗的日光。射在刺刀

和他的金黃肩章上。閃閃有光。似預賀他這次一定勝利。他自忖平日每戰必勝。受衆人的尊敬。這

岩石洞却係第一個險要地方。不比別處。若能打敗敵人。佔領了。一則可獲得最大的榮譽。二則敵

人的輻重子彈。也可奪到許多。豈非幸事。他想到此處。不禁眉飛色舞。抽出指揮刀。只管喝教軍士

前進。

進見自己却板着臉。豎着眉。做出威風凜凜模樣。候代表進門。便厲聲道。你們可有兩個頭。敢來見本團長。兩代表一個戰戰兢兢。低頭不答。一個却正色答道。聞知團長駕臨。敝處特來歡迎。志超道。歡迎麼。你們不會歡迎南軍麼。南軍是土匪。你們也是土匪。非嚴剿不可。代表和聲道。現在南軍聞知大軍來攻。自料不敵。已先行退去。地方上的人民。公推我們倆來迎接團長。去保護我們百姓。志超冷笑一聲道。南軍未退時。你們爲何不請我保護。分明是匪徒一類了。代表又道。南軍未來。百姓若歡迎大軍。准是死罪。所以不敢請團長原諒。志超喝道。你們若非甘心附逆。爲何捐餉給他呢。代表低了頭道。這是勢力之下。無可如何。志超道。什麼無可如何。分明是有心助逆。哩。代表嚇得連忙分辨。一個營長走進道。他們都是反覆無常的土匪。不剿除。終是後患。團長千萬別信他的話。志超點點頭。教將代表綁下。那說話的代表也忿氣填胸。大聲道。我們百姓只求安居樂業。南來也好。北來也好。若說百姓是土匪。實在冤枉。團長不怕受毒害無辜的惡名麼。志超聽了。正要發怒。營長向他遞個眼色。轉向代表和聲道。你的話也不錯。好好。只要你們能供給我軍日用餉項。便一概免究。代表唯唯連聲道。求團長和營長維持。

十月一日

五八

次。日。志。超。率。軍。教。代。表。前。導。向。廟。中。去。那。些。百。姓。都。提。心。弔。胆。勉。強。掛。起。旗。兒。燃。放。爆。竹。以。示。歡。迎。正。在。這。當。兒。忽。然。發。現。槍。聲。營。長。早。一。手。擎。着。代。表。到。團。長。馬。前。道。方。才。槍。聲。係。百。姓。附。匪。想。行。刺。團。長。實。屬。罪。大。惡。極。請。示。辦。法。志。超。故。意。大。怒。道。不。是。匪。黨。如。何。想。行。刺。呢。非。剿。滅。不。可。於。是。傳。令。搜。殺。刺。客。營。長。將。代。表。殺。了。指。揮。軍。士。分。頭。燒。槍。百。姓。走。避。不。及。哭。聲。大。作。有。的。斷。頭。折。足。有。的。爛。額。焦。膚。尸。積。成。堆。血。流。遍。地。還。有。許。多。婦。女。裸。體。倒。懸。在。樹。上。張。口。瞪。眼。露。出。十。分。痛。楚。模。樣。小。孩。子。落。在。池。塘。張。開。兩。手。盡。力。掙。扎。隨。即。沈。在。水。底。去。了。太。陽。躲。在。黑。雲。裏。好。似。不。忍。瞧。這。動。慘。劇。烏。鴉。却。結。隊。盤。舞。很。想。下。來。啄。食。斷。腸。殘。肉。飽。他。們。的。饕。吻。一。刻。軍。士。的。慾。望。都。滿。了。集。合。休。息。志。超。將。所。得。的。計。算。不。覺。笑。向。營。長。道。虧。你。妙。計。得。着。許。多。我。們。回。去。買。田。造。屋。做。富。家。去。罷。還。打。什。麼。仗。營。長。也。志。滿。意。得。一。笑。隨。又。商。量。發。電。報。告。師。長。說。『我。軍。於。十。月。一。日。勇。進。與。敵。死。戰。八。小。時。敵。死。傷。甚。衆。不。支。向。後。方。退。却。我。軍。遂。進。佔。岩。石。廟。知。注。特。聞。』

夜靜如死。昏不見人。只有疾風掠樹。簌簌作哀號聲。一個古寺裏。聚着二三十個粗壯男子。都青巾

衆人都說大哥言是便紛紛出發

陳老太爺方擁抱着愛妾酣眠忽然殺聲大起一羣強盜破門進來將他和家人都綁了問金銀寶物藏在什麼地方他戰慄央告說委實沒有強盜大怒用刀在腿腿上割下一塊肉來他忍痛不住只得說出點兒強盜意還不足又照樣去逼問他七歲的孫兒和家人落後盡括所有而去舉火燒屋可憐陳家一門都死在火墓村中的人當時自顧不暇那裏敢去援救到次日方去探望只見斷瓦頽垣和焦枯的肢體不禁掉下淚來道士匪真真惡可怕我們也怕難免咧

陳團長因戰功升做旅長了賀客盈門爭進頌辭他也趾高氣揚不可一世正在宴客自誇功績之時忽得了鄉間親戚一封信拆開一看才知全家被匪所害不覺肝腸欲裂大放悲聲再看信上寫着被害的日子不料恰恰也是十月一日

軒渠錄

王伯剛

牛角一打

十月一日

約翰。貴族子也。深居簡出。五穀不能辨。一日。偶涉足鄉村。見一牛耕於田中。乃謂老農曰。是馬也。角胡爲乎來哉。農夫笑曰。否。此牛也。尙幼。祇二齡耳。約翰曰。何以知之。曰。覘其角。可以知矣。約翰似有所悟。曰。二齡則生二角。設十年以後。此牛之角。不將爲一打乎。

默禱阿父爲龜

兒向母曰。世之壽命最長者爲何物。母曰。莫若龜。兒曰。然則兒朝夕默禱阿父爲龜如何。

胎兒先生一手

某婦難產。求醫。醫者曰。以銅錢一枚。置被褥上。則小兒自出矣。試之。果效。其夫詢以故。醫者曰。今之人。有見金錢而不取者乎。夫又詢曰。設胎兒先生一手。將如何。醫乃瞠目無以對。

老衲懼內

某僧灑脫不羣。風流自賞。談論風生。解頤語不一而足。以故一般文人學士。恆喜與之遊。一日。飲於某甲家。酒酣。或向座中最懼內者爲何人。衆未及答。某僧乃抗聲而言曰。老衲最懼內。衆咸錯

愕。不知所謂。僧竟爾曰。說不懼內。久已娶了。

神怡停車瀏覽不已。正出神間，陡聞林中隱約有女子呼救聲。克達華驅車疾駛入內，見有年可十八九之女郎二人，面紅耳赤，臥地氣喘不已。克達華見二女非別，即已友美皮與克拉一對姊妹花也。美皮見克至，喘始停，拱手謝曰：君苟不至，吾姊妹恐將嚇死矣。克曰：所驚何事，抑遇盜乎？美皮曰：吾二人正在林中閑眺，倏見一綠人疾馳而至，自首至踵俱作綠色，狀頗猙獰，後經吾人狂呼，彼始逸去。克達華掩口笑曰：汝誠胡言。世上且有綠色人乎？吾殊未敢深信。美皮姊妹曰：吾等並非盲者，焉能誤辨其人身作綠色，并無外綠，僅衣綠色法蘭絨襯衫一襲，與地上綠茵無異。然余料彼之面部并非生成綠色，恐塗有顏料耳。正語間，聞有騎聲至，急返顧，見係華克夫醫生。華係薛爾伯著名醫士，聲譽頗著，凡各種醫藥雜誌均載有華之論文。彼不但醫學專家，亦研究化學及植物家。年約四十五歲，軀體精偉，善馳。聘彼見克達華州長及二女郎，即下馬道，晚安。克達華曰：華克夫醫士，汝知此間有何事故發生乎？華克夫曰：余曾隱聞女子呼救聲，故特馳至，藉探究竟。克達華曰：據彼姊妹言，在林中遇有綠衣暴徒，故驚而呼救。華克夫曰：綠衣人乎？余未敢信。然汝等見彼作何舉動，逃往何處？美皮曰：彼向林梢逸去，來去如飛，不能捉摸。克達華曰：彼既善騎，若是吾等勢難往追。

得細探騎跡以偵巢穴。華克夫曰：余念此人面塗綠色，非癡即癩。余當立即往追。克達華曰：君苟尋獲後，請將此人交余。余當送往洗衣堂中，代為洗濯，以探其究竟。言畢，見華騎已深入林中，祇聞馬蹄得得而已。克見時已晚，乃送二女返家。

克達華返家後，默念美皮姊妹所遇綠衣人事，終不敢信，以為必誤視無疑。詎逸數日，綠衣人之名喧傳街市中。凡婦人、幼孩途經林中者，必遇此人，莫不心驚膽裂，疾奔返家。咸視林中為畏地，不敢復往。克達華方深信不疑，乃親往偵察。見果獲騎跡數起於林後小巷中，而附近該處居民窗戶，嚴扃日備槍械，以待恐遭不測。探捕雖日往檢查，亦無效果。果克達華心殊焦急，以為長此以往，則我之州長官職恐將由此不保。乃躍然起而自語曰：余必誓擒此人是。晚克達華在公堂內歸家，略延而雷雨至，乃坐臨窗寫字檯側，獨自研究偵探綠衣人方法。克非偵探專家，然究為官有年閱歷深遠，默想此人必非生成綠色，必藉化裝而成。今聞風聲緊急，至多再留一二星期，必將往他處騷擾其人。必藉此州寓居近處，故能隱現無定。乃徐燃雪茄吸之。隨見電光一閃，雷雨大至。克達華乃移坐沙發上，仰見壁上掛鏡，反照窗外一人冒雨疾馳而過。見係身衣綠色，面圓而體高。克達華立

聞汝之綠衣汽車夫生姆現已往適他處此語確乎夫人答曰州長汝欲控彼乎彼從余有年為人誠實儉勞求之僕役中殊不可多得克達華曰此人誠實余所深知惟欲知此人現往何處往日每星期晨余見彼必偕夫人侍女包樂克共往禮拜堂中彼之足跡忽絕故特走問夫人曰彼往何處余亦未知一月前彼僅向余請假一二星期余當給以銀元若干並允彼多息數日蓋彼自被雇以來此乃第一次休假也故余當略加優待克達華曰然則彼曾告夫人將往何處否夫人曰彼未語余僅言有一私事必自往調查約一星期或十日必當返家且彼亦未語包樂克然則夫人曾接有生姆消息乎曰包樂克僅接彼一函係去後三日所發吾等疑彼恐爲綠衣人所殺而包樂克則因憂成疾業已延請華克夫醫生診視數次據華醫生言此綠衣人必將成擒因捕房探捕四出網羅密佈風聲殊爲緊急且華醫生私人亦偵緝此人克達華曰今晨余亦得此消息然華醫生對此綠衣人亦頗形注意不知彼何用意克樂夫人曰余恐彼乃好名所致然余決料生姆必當安然速返克達華曰然則生姆函中所述何事夫人曰彼亦未提及現在何處及其所辦私事僅言近交一友過從頗密將來返家後當介紹於余及包樂克此外別無他言克曰夫人汝知此函發自

何處曰在薛爾伯北部蓋包克樂在郵票上得之故知其離此不遠克達華將此語一一記錄於簿乃與辭而出

次日六時復往見華克夫醫生蓋彼亦從事偵緝綠衣人藉以探些消息迨入門則華克夫方與家人晚餐克達華乃退至後園見走道與叢林相接園中有馬棚一汽車間一及一極大之水門汀化驗間花木盛開風景殊佳無意間見牆側有馬蹄影無數與林中所見綠衣人之騎跡無異克達華驚訝不已乃悉心詳察見騎蹄俱由化學間走道而出乃越過橘樹步入化學間中見玻璃瓶數十具滿置案上俱毒氣等類仰視壁上見掛有綠衣一襲領間刺有字樣時日已西沉室中電燈齊明陡見隔室門呀然開知有人入即出槍禦之克見華克夫醫生怒目入曰汝在此何事抑殺余乎抑來此盜物乎克達華納槍懷中默不一語華克夫曰汝宜速去否則汝將無生克達華曰余今特來訪汝汝能與余講良心語乎余知汝必窩藏綠衣人於此無疑華克夫沉思良久曰汝既無意謀我則請至密室內稍知余當將此案詳情告汝克乃和顏悅色亟與華克夫握手道謙

華克夫曰余思此綠衣人不久必將被獲現此

術者亦鮮詎事爲生姆爲聞彼卽至余室懇余爲之改造面部蓋彼原色黑而面黃余卽爲之改造面部蓋彼原色黑而面黃云有一情人名包克樂頗相善惟包厭其面貌不揚故雖屢次求婚迄迄允諾余乃允其請命彼居余化學室中不使人知乃從事試驗詎藥注入身中膚色忽由黑變綠血脈陡變腦亦昏悶不二日竟成狂疾乃禁閉化學室中終日爲之醫治約二星期後彼乘余外出奔關乘騎而逸余見君在林

中詢問二女郎所見綠衣人情形時卽彼初次逸出余雖百船追尋終難戈獲然不久當能恢復原狀正談話間忽聞戶外足聲由遠而近華克夫卽停詰曰州長生姆歸矣此次切勿爲彼逸脫乃隱於門隅迨生姆入二人突出擒之挾往試驗間中不一星期克達華復往探視則生姆已恢復原狀惟其膚色之黑較前益甚華克夫經此失敗後不敢復試此術矣

▲常語錄存

潘子恂

靜息浮氣精神安固乃覺此心有用。

離慎獨無切實功夫。

先明理然後志能帥氣。

理。惟。一。個。是。而。不。離。於。正。者。爲。近。是。責。已。須。求。至。是。者。觀。人。須。收。近。是。者。

問。事。每。有。兩。是。者。若。何。曰。兩。邊。皆。是。畢。竟。有。一。個。極。是。若。兩。邊。皆。近。是。畢。竟。另。有。一。個。極。是。喜。怒。哀。樂。本。自。中。和。辟。一。邊。則。四。邊。皆。差。人。有。不。必。怒。而。怒。者。祇。爲。事。事。求。可。喜。耳。不。必。鬱。鬱。而。常。鬱。鬱。者。求。樂。之。心。勝。耳。

才。人。視。爲。奇。特。者。聖。賢。視。爲。固。然。

求。人。竭。忠。與。竭。歡。於。人。者。必。多。怨。

用。心。處。將。就。不。得。身。之。所。需。能。將。就。最。妙。

人。人。皆。慕。爲。善。祇。眼。前。甘。苦。忍。耐。不。得。耳。

理。欲。分。歧。未。有。確。見。甯。分。子。勿。圖。通。

朋。友。晤。處。兩。道。我。意。中。得。意。事。者。遠。之。可。也。

市。賈。之。友。以。利。成。世。儒。之。友。以。譽。合。

鄉。里。老。嫗。好。閒。鄰。里。閒。事。心。無。正。用。也。吾。人。費。研。故。紙。苟。心。身。無。所。益。亦。是。好。管。官。古。今。閒。事。

食中遇穢思之即作惡改過者亦當如是

▲我與禮拜六

孫郎

我在高等小學裏讀書的時候。最喜歡讀禮拜六。自從第一期發行以後。便把別種零用節省起來。每出一期。即從郵局寄購一本。有時郵遞稍遲。頓覺得坐也不安。眠也不穩。連飯也吃不下。恨不得乘着飛艇。親到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去問他一問。那時我父親正和鈍根先生同為禮拜六編輯。聽得我愛閱小說。先也非常不快。後來他老人家仔細一想。現在的新小說。足以開發心思。增進學識。不比古時的什麼水滸傳金瓶梅一切奸盜邪淫之作。況且禮拜六是他親手編輯的。和社會上流行的別種新小說更是不同。於是從三十期起。他老人家便不用我破費一錢。每到禮拜六晚上。郵局中的綠衣使者必定叩門而至。遞給我一小冊。我好似得了寶貝似的。當晚限於時刻不及細閱。到了明天。星期放假。各學生紛紛出外游玩。我却足不出戶。一個人躲在宿舍裏。儘着一天之力。從頭至尾看了。再看。真覺得津津有味。白讀不厭。因此全校學生都喚我為小說迷。有幾個索性老實不客氣。喚我做禮拜六迷。

飛鳥般的光陰。好不迅速。不知不覺。已是一百期了。那時我正年假回家。新年多暇。眼巴巴盼望着一百另一期照例而來。那知今天不到。明天不到。却接到我父親的一封信。論說道。你愛閱的禮拜六。竟不幸停刊了。我瞧着停刊兩字。起初還只道是眼花。心想禮拜六正在發達之時。那有此事。仔細一看。上面是個停字。下面是個刊字。不是停刊是什麼。我心頭一跳。嘴裏不覺大呼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從此以後。我便抑鬱無聊。身子雖在學校。那顆心兒。只望念在中華圖書館裏。常常不住的默禱……願我親愛的禮拜六復活……願我親愛的禮拜六早早復活……願我親愛的光陰。好不迅速。不知不覺。又是民國十年了。那時我父親已歸里。養柯舍。棄小說。生涯。我也從高等小學出來。由我父親親自課讀。一燈相對。書聲朗然。那知我表面上雖讀書。一顆心。仍舊望在禮拜六上。盼望他。早早復活。一天飯後。送報的送上一份新聞紙來。我向來有一種脾氣。報紙到手。別的都不看。先要看第四張的遊戲文字。看完了第四張。然後再看電報新聞。這一天。我仍照老例。猛然瞧見那遊戲文字下面。有幾個很大很大的大字。直送入我的眼簾。仔細一看。不由得從座上跳將起來。拍手歡呼道……禮拜六復活了……禮拜六果然復活了。歡呼未

筆墨中討生活。擬屈文郎來任校讎之職。辱在同志。當能見許。」那時我正站在我父親背後偷看。不等他老人家看完我的眼快。早已看得清楚。不覺脫口呼道：「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父出於不意嚇了一跳。回過頭來把我面上一看。說道：『你當真要去麼？』很好。我得了老人家允許。好比奉了繪音玉旨。心中歡喜。立即收拾行裝。動身就道。」

我進了中華圖書館。非常得意。心想我生平最喜歡的便是禮拜六。只因交通不便。不能爭先快視。從今以後。我便可躉債。其中從一百〇一期起。以至二百期。三百期。五百期。一千期。一萬期。直到無窮無盡。期禮拜六。出一期。我總可比別人先看幾天。想到這裏。不覺快樂萬分。常常把這話誇耀於人。一天忽遇一個舊同學。向我說道：「孫郎孫郎。你休得意。想老子當日。算得禮拜六一員健將。長篇短作。看實有些著作。你如今却毫無能耐。只做得一個搖旗吶喊的小卒。羞也不羞。我聽得此語。頓時面漲通紅。要想爭一爭氣。回到室中。搜索枯腸。實在一無所有。勉強湊成了幾百個字。不覺嘆口氣道：『做小說簡直是不容易的。』」

●農家劫

袁惠瞻

夕陽西下。蟲聲漸起。一片殘陽紅耀。天地吹烟繞屋。倦鳥歸林。農夫荷鋤。徐行於阡陌。牧童騎牛。高唱於山林。灰色蟻牆。隱現林外。林中青竹。高接雲際。屋前短籬。青籬滿佈。殘陽相照。尤顯幽雅。屋中主人。爲一白髮老者。陳其姓正。均其名祖居。是鄉以農爲業。家有餘田。頗不慮衣食之缺乏。兒孫滿前。時依膝下。萊衣之舞。自不乏人。每於夕陽西下之時。手攜諸孫。外出鬚眉皓白。體態鍾龍。時而立身。隴上遠看。農家操作時。而徐行陌路。俯賞田邊。野花薰風。南來動其皓白之鬚髮。黃花含笑。小鳥和鳴。農村晚景。實足增歡。人當暮年。既有夫倫之樂。復多環境之歡。其地位之佳。實不亞於西方佛地也。然而時局不甯。擾人歡樂。誠非意料所及也。

霹靂一聲。戰雲漫佈。湘省出兵。援鄂。湘鄂之戰。禍橫生。湘鄂軍隊往來。要衝所經之處。村市爲墟。風聲鶴唳。居民咸有戒懼之心。十室九空。玄鳥亦有失家之恨。及至湘軍攻破蒲圻。鄂王去職。湘鄂民衆。卽希和議。無何。湘直決裂。戰禍重開。不數日間。謠言叢起。兩軍勝負。真象難明。惡耗傳來。岳州已云失守。湘軍潰散。難於急收。三五成羣。留鄉爲寇。加以鄉中一班流氓。乘風而起。當此戎馬倉皇之時。官廳亦無護民之力。卽或徇公民之憤。派兵青鄉。是亦不過掩耳盜鈴。無濟於事耳。甚而兵匪相

黃昏風雨。天黑如磐。夜氣寂寥。四無人跡。村中燈火。時明時暗。風雨之間。忽聞槍聲。發於林際。林中宿鳥。拍拍驚飛。農家惡犬。吠聲如豹。已而槍聲如貫珠。四方齊發。是時陳翁方寢。聞聲驚起。而坐家人。面面相覷。默然無語。小孩挨在室隅。不做一聲。既聞鎗聲。由遠而近。犬吠亦停。忽見一人。垣牆而過。橫經窗前。手執新式快槍。向內開放。家人望見。各不相顧。即擁向後山而逃。然而大雨時晚。道路難行。加以山中草木叢雜。一時難以辨出道途。男女老幼。俱各驚慌失措。叫苦連天。正行之時。忽見前黑影魚貫而來。諸人屏息莫敢出聲。及至其影全行入屋。始敢向前行走。風吹竹動。倍覺心慌。冷風吹來。身慄而齒震。泥水浸衣。亦難顧惜。噫。天何不仁之甚也。胡為乎累人。至於此極哉。

是時屋中景象異常紛亂。全屋燈光。早被家人吹滅。昏黑之間。莫辨東西南北。惟後隅一室。燈光半明。半暗。室中寂靜。默無人聲。隱若之間。微聞有女子涕泣之聲。從室中發出。蓋女子者。乃陳翁之媳。前日方產。產後而有病也。當此之時。家人咸去。伊因病故。不能成行。故獨坐床頭。對燈隱泣。以訴其苦也。無何。土匪擁入房。圍持械。恫喝搜篋。中布帛錢財。不足。又挾勒釵釧等物。聲言不給。則將焚其居屋。殺其小兒。病危之婦。烏能受此驚駭。以是珠簾一閉。早已暈去。呱呱小兒。無乳充腸。亦作飢啼。

矣。

隆隆鎗聲玻璃破碎聲土匪強劫聲嬰孩啼哭聲一時并舉天翻地覆鬧成一片幽雅之地清間之所早成一片瓦礫場矣土匪手中各執火把火中光明有如白日有時雖狂風吹來亦不爲之稍減時而衆匪相呼宜得贖物時而寂靜無聲各取所得時出時入任意搜尋金錢布帛擄洗一空粗笨器具不能任意擄取者亦被搗毀無存拆梁掘地無微不入及至搜羅已盡然後鳴槍而去

金雞報曉鳥啼山林冷風撲人竹聲簌簌一鍾龍老者面帶愁容兩手交又於背屋前屋後四處觀察觸目所視均係土匪所棄擲之零物及其所搗匪之器具狼藉片地幾不可插足俯首回思不覺隨風洒淚蓋此龍鐘老者即前言之屋主陳翁正均也前夜匪來即由後山逃出寄宿鄰家以消殘夜心中悶悶終夜無眠及至天明急起歸來既見景物全非殊勝悲恨已而家人漸集見此情景相對歎歎斯時後房產婦被救而甦述及昨况共爲驚色呱呱小兒開目凝視默訴苦情家人至此各有所思浩歎同聲相表悲苦既而村人咸集互相吊慰以盡鄰情并有言於陳翁者勸其將被劫情形上呈於官請其拿辦陳翁以時局倉皇官同虛設即行呈報亦無裨益何必更費周折以增家困

是劇脫胎桃花源記。本無情節可言。惟劇係歌劇。純重曲詞。西方歌劇之流也。劇中桃花源三字。當見詩客曲子詞中。憶和學士詞句云。『柳色披衫金縷鳳。纖手輕拈紅豆弄。翠娥雙臉正含情。桃花洞。瑤台夢。一片春愁誰與共。』詞見花間集。調寄天仙子。

作者識

一漁翁。飲酒至醉。遊於江潭。放舟潭畔。沿潭行。達一岸。花氣撲人鼻。漁父籬舟。獨自徘徊岸上行。且歌曰。倦懷抱。來釣遊。山紅澗碧洗羈愁。柳色喚人來下馬。綠陰深處好藏舟。

俄而經一石穴。值一女。娉婷立穴中。歌曰。人間事。永相忘。花花落葉自相當。春風東北起。花葉正低昂。漁父見而訝曰。是何地耶。女郎展其笑容曰。此桃花洞耳。漁父曰。生平讀書。惟知有桃花源。令人神往。孰知世間尚有桃花洞耶。乃歌曰。澤中無處堪停棹。忽忽仙源到。莫說避秦人老。比當年雞犬桑麻更好。

女郎叩曰。卿何人歟。胡爲至此。漁父應曰。飲酒既酣。漂泊至此耳。于是扣石而歌之。歌曰。『老翁漁。攜釣竿。靠山崖。傍水灣。扁舟來往無牽絆。沙鷗點點輕波遠。荻港蕭蕭白晝寒。高歌一曲斜陽晚。一霎時。波搖金影。霧抬頭。月上東山。』

女郎悅。更叩以世外景象。漁父歌曰。夫何一中華兮。天森森而晝陰。浮雲鬱而四塞兮。氣慘淡而外淫。何雄雌而不分兮。民咨嗟而長吟。悲凶年之爲厲兮。棄吾民於草間。心悽愴以感發兮。意惆悵而盤桓。

歌既畢。漁父叩以桃花洞。女郎歌曰。一佳人兮。日之夕矣。胡不歸。聽人間兮。溷濁。却惆悵而獨悲。何相逢之不早。歎往事之難追。桃花洞裏。花雨繽紛。明霞飛彩。碎綺成文。雲漱水瑟。鳳管鸞笙。青山四圍。碧水一泓。殘棋浩劫。剩此閒枰。風雲深鎖。猿鶴當關。客蹤酒而不醉。人倦遊而休還。歌畢。女郎顧謂漁父曰。曷不尾予入桃花洞。漁父莞爾而笑。二人入洞。且行且歌曰。桃花之洞兮。可以濯吾心。桃花之洞兮。可以怡吾神。寧爲羲皇上人兮。毋蒙世俗之纖塵。

上海亞香公司

其洲華德創
香亞有限公司



比聽明花比容

本公司
膏花露水質
地純潔氣味
芬芳冰肌玉
質之仕女用
之助妝則相
得益彰矣

醫 學 士

席 時 泰

醫

賣

科目 外科 花柳科

內科 眼科 耳鼻喉科

診金 一元二角 五角 五角

時間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診所

上海三馬路大新街口
羅威大藥房

電話 中央一四八六

本○篇○作○者○允○臣○君○玉○照



驚○花○三○月○那○一○抹○夕○陽○斜○照○着○梵○皇○渡○頭○的○兩○傍○矮○林○間○作○黃○金○色○這○個○時○候○有○一○輛○緋○色○的○摩○托○

跑○車○嗚○嗚○的○從○靜○安○寺○方○面○疾○駛○而○來○車○上○坐○着○一○對○少○年○男○女○那○男○子○年○在○二○十○三○歲○以○內○面○孔○到○生○得○不○差○姓○蔡○名○叫○蘭○英○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拆○白○黨○他○們○的○黨○員○都○叫○他○小○蔡○那○女○郎○各○叫○雪○珍○是○一○個○女○消○白○年○齡○只○有○十○八○歲○他○生○在○蘇○州○封○門○外○的○

鄉○間○十○六○歲○上○就○買○給○一○位○做○過○某○處○視○學○員○姓○呂○的○為○妾○那○位○呂○先○生○娶○雪○珍○的○時○候○他○高○壽○已○經○五○十○八○了○自○從○擁○了○這○位○如○花○嬌○妾○以○後○快○活○得○不○亦○樂○乎○誰○知○這○位○呂○先○生○人○老○心○不○老○復○去○

結識了一個嫖婦。棄舊憐新一連兩個多月沒有踏進雪珍的房裏。雪珍初尚不知後來隱的聽見。傭婦等竊竊私語。方才知這道。這個老頭兒另有新款空閨獨守。不免觸景生情。僕婦等見他抑鬱不。舉步。勸他到左右鄰舍人家去走走。雪珍初尚不肯。後來被他們再三勸往。就勉強依了。他們從此。以後不是到王家去打撲克。又麻雀。便是同了一班小姊妹去遊大世界和新世界。後來在王家看。上了同居的蔡蘭英。這個時候小蔡剛從無錫出來。在一家洋行裏當個小寫。每月拿了二十五元。的薪水。往南門王家借了一個後樓。王家見他年幾甚輕。而且帶着幾分土氣。決不會做出那種不。道德的事情來。就容他住下。不意過了幾月。小蔡漸漸傳染了行裏一般同事的習氣。拿了薪水也。不寄回家去。專事購置衣服和一切粧飾品。晚上便跟了他們去亂逛胡調。

有一天王家的姪女阿鳳從蘇州同了他母親來到上海。白相小蔡見他生有幾分姿色。就乘沒有。人的時候和他瞎三話四的調戲。不到三天竟被他如願以償。有時阿鳳的阿姊邀他母女去看戲。阿鳳不是假托頭裏痛。便說腳趾痛。一等他們上車後便關去大門。和小蔡登樓。效於飛之樂去了。阿鳳住在上海樂而忘返。他母親住了兩禮拜便獨自回去了。後來雪珍在王家走動後。阿鳳得了。

覺心蕩神怡無意打牌只管看他秀色眉來眼去打得如火熱一般後來小蔡暗暗伸脚去踢他的
繡鞋見雪珍並不縮拒反被他踏住了脚背小蔡知道有機可乘等到八圈又完就向雪珍施了一
個眼風便先自出外而去鶴立於第三弄的牆隅不到五分鐘雪珍果然珊珊而來見小蔡遠遠的
立在那邊便嫣然一笑走向弄底而去小蔡急忙跟上前去輕輕的說道雪妹你剛才又了八圈麻
雀總共輸去多少雪珍道徐家嫂嫂輸得頂多我祇輸去四隻八開小蔡道我到贏了三隻洋明天
晚上七點鐘我請你到大東酒樓去吃飯好麼雪珍搭訕着笑道你祇贏得三隻洋要請多少人小
蔡道我祇請你一個好不好雪珍道我不去你去請你的心上人阿鳳罷小蔡道你講話別帶着酸
氣老實對你說我和阿鳳雖則有些交情然而他究竟是個鄉下人同了他出去一舉一動終帶着
三分土氣我與他完全是暫時的肉體情慾却沒有絲毫的真愛情存乎其中好妹妹你別生氣答
應我罷有話盡可到明天晚上細細的密談誰知雪珍一見小蔡後早已屬意於他因為有個阿鳳
隔在當中深恐醋海起波故不敢冒昧嘗試現在聽了小蔡的一番罰神賭咒的閑話就含笑答道
我又不與你結相好你與阿鳳有沒有愛情管我怎事明天晚上你在弄口等我倘然到八點鐘沒

有走來遂作爲取消不必再等然而你切不可將此事告訴阿鳳因爲他這個人是藏不住秘密事情的一被他聽見聲張起來那就糟了小蔡道這個自然你只管放心罷明晚自七點鐘起我就等你便了。

到了第二天晚上果然不到八點鐘雪珍便珊珊而來兩人出了弄口跨上黃包車一直向南京路而去等到吃完飯又密談了一刻已經十一點另五分了步下酒樓剛巧門口有一輛野雞馬車就講定了價錢揚鞭疾馳而去到得弄口恰巧阿鳳出來買花線給他瞧見冷笑一聲急忙回轉家裏將門嚴閉等到小蔡到時室內燈火俱滅敲了半響毫無一人答應小蔡負氣往一家小客棧裏過了一夜次日也不到王家暗地約了雪珍到外邊去鬼混了一番雪珍勸他不要再住在王家一來可與阿鳳斷絕二則雪珍可以往來自由不必偷偷縮縮再到外邊去租借房間小蔡聽了極聲贊美過了三天遂在白克路某里看中了一個前樓回絕了王家將床棹等物裝在一輛牛頭車內悉數載到新屋裏阿鳳要想責問他礙於衆目彰彰一不敢啓口問他何往小蔡只說身體不好回到無錫去養病阿鳳知道秋扇捐棄都是雪珍奪他所好益想益恨遂都歸罪于雪珍時時刻刻要想

窟漸漸被阿鳳探聽着實立刻跑到弄口找了一個測字先生命他寫封無名信給呂老呂老看了這封信曉得不是憑空虛造然而拿不着真憑實據不敢去觸怒他的雌威祇得嚴爲監禁他的行動有一天合巧有事阿鳳方從外邊進來看見雪珍滿身作學生裝低頭向外而去阿鳳急忙避在一邊隱約聽見他問黃包車到白克路幾個錢一語知道他又去赴約不禁醋火中燒連忙跑到隔壁替園裏借個電話打到呂家恰劫呂老在家看報阿鳳遂逼硬着喉嚨說雪珍現在和拆白黨蔡某向白克路某號某里幽叙爾若不信你老可自己去瞧呂老聽了這個無名德律風疑信參半想了多時遂立定主意帶了兩個家人去一探虛實三人找了好久方才尋到那號門牌遂問聲二房東姓蔡的是否在家那二房東指着樓上說道你們可自己上樓去找恐怕還沒有出去三人輕步上樓祇見小蔡和雪珍在一只方掉上對坐正打五關性高彩烈毫不覺得有人入內呂老見了雪珍目眦幾裂拿起案上雞毛帚當頭便打小蔡見勢不佳欲往外奔早被兩個如虎如狼的僕人攔住去路抓住了衣領豁豁一連三個耳光打得齒血直流那二房東聽見樓上陡然打起戒來急忙差個傭婦到外邊去喚個站崗巡捕到樓上去彈壓那呂老二見巡捕到來也就急了

他本來不想送官究辦。想與名譽上有關。祇想將小蔡毒打一頓也足夠消怒氣了。現在見木已成舟。不能隱瞞。遂硬着頭皮對那巡捕說道。這個拆白黨奸拐我的。小妾陵使捲逃。今天被我探聽着實。故特來捉姦。那巡捕聽了。是奸拐巨案。遂將一千人証帶入捕房。管押次日解送公堂。略詢一過。中西官遂撥筆判道。據兩造口供。並非奸拐。然和姦罪業已成立。蔡蘭英着押西牢一年。以儆雪珍。交原告領回管束。案定後。小遂遂坐了那部紗窗汽車。由中西捕護送到提籃橋西牢去了。雪珍則啼啼哭哭。被那呂老和兩個僕人押解到家。

從此以後。小蔡囚禁西牢。雪珍則軟禁家中。音信斷絕。久而久之。雪珍逐漸忘却監視。亦稍鬆懈。有一天。那張媽的兒子來家。向他母親索錢。雪珍見他面目清秀。殊不亞於小蔡。遂含笑對着張媽說道。你老真好福氣。養了怎樣一個漂亮兒子。張媽道。少奶。你休要提起他。他這個人。真是浪蕩貨。年幾活了二十多歲。毫不曉得積幾個錢。預備將來娶個親。他在一家外國酒館裏當西崽。每月有二三。三十元的進。張然而終是前吃後空。還要向我索錢。你想氣不氣。雪珍雖則和張媽講話。然而他的眼風。屢屢飄到他兒子身上。所以張媽所講的一番閑話。雪珍差不多半句也沒有聽進去。後來他

坐罷說着引了雪珍到一間小而且雅的餐間內二人鬼鬼祟祟不片刻已打得如火熱一般從此以後那張媽的兒子阿炳三日終有兩次來到呂家明爲深望母親暗地實來和雪珍談心有一天晚上那呂老和僕役輩都已外出闔室空寂四下無人一對野鴛鴦在那書房裏倚香偎玉互訴衷曲阿炳輕輕的說道雪珍我看你怎樣的青年玉貌而下嫁於這樣一個老頭子你那一生幸福恐怕要被糟塌淨盡呢現在我雖與你有了意思然而同進共出終是偷偷縮縮簡直好像做賊一般雪珍道這都是我母親的不是聽了那斷命的王老太婆閉話才誤了我這終身大事雖則心中不願意然而那呂老在城裏也可算一個有錢勢的人要與他爲難直是蒼蠅撞石子好像做黃梁夢一般阿炳道你倘若有這個彩鳳隨鴉的意思我到可以竭力的添你幫忙保你成功雪珍道莫不是請他吃衛生丸嗎阿炳搖頭道這種激烈手段完全在山窮水盡的時候然後拚着性命去一試現在我想的那條計策是萬妥萬當馬上可以成功的雪珍道你且說來倘然你那計劃果然是好的我決不違抗你的一片好心阿炳聽了聽弄堂裏寂無人聲就放着膽量說道你要身體自由就是請個律師寫封信給呂老要求與他脫離關係然而有層困難就是那律師費至少也須三百

塊錢雪珍道三百塊律師費我到不在心上恐怕這件事辦起來不能怎樣的容易呢萬一失敗那
就不能再與你有見面的日子了阿炳道現在你不必擔心明天我們倆權且到包得勝大律師寫
字間裏去商量商量他說可辦我們就將這件官司包給他就是了

咳疾全愈
如釋重負

惟 有 專 門 治 咳 大 醫 生

唐 拾 義 久 咳 丸

有 此 能 力

每 瓶 一 元 每 打 十 元

上 海 三 馬 路 子 藥 房

